

魏

書

三五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睦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蓋兼濟獨善

顯晦

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

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胥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

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

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

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
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爲超遠哉今錄睦夸等爲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
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
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
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
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

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
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
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異相
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

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
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
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
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
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
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

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
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
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
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
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
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爲
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
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
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
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
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

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
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
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
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
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
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
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
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有素霧翳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
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
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
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
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

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
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
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
人紛紜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顧云今
羣儒紛紜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
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
其儀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
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
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
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
聖人之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顧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
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
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
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
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
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
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

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

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
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
者合於五帝各屋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
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

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朝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

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露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露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
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露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
竹矢在東房此則露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